

现代名家散文精品选

萧红散文

精品选

插

图

本

『长大』是『长大』了，
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
了人生除了
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
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
『温暖』和『爱』的方
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甘肃文化出版社

名家散文



插图本

萧红散文精品选

萧红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名家散文精品选 / 文铨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08-910-1

I. 现... II. 文...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 (2003) 第121624号

现代名家散文精品选

文 铨 主 编

责任编辑: 马映峰

装帧设计: 董建军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制: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厂 址: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下清河甲1号

邮政编码: 730030

邮政编码: 100012

电 话: (0931) 84542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字 数: 1000千字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

印 张: 35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7-80608-910-1

定价: 60.00元(全五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萧 红 1911 - 1942

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本名张秀环，后改为张迺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

萧红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于1930年离家出走，逃往北京，就读于女师大附中。1932年，萧红因故返回哈尔滨结识了萧军并得到了萧军的帮助。在哈尔滨落难期间，曾在《东三省商报》上发表了一些爱情诗。1933年，萧红在萧军的引导下，开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并以悄吟的笔名发表处女作《弃儿》，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萧红与萧军、白朗、罗烽等人创办《夜哨》周刊，并以悄吟的署名与萧军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集《跋涉》，轰动当时东北沦陷区文坛。1934年因发表进步作品，遭日伪特务机关迫害，萧红与萧军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去青岛，在青岛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这期间，萧军与鲁迅先生取得书信联系，同年11月，萧红、萧军前往上海投奔鲁迅先生。11月30日，萧红、萧军见到鲁迅先生，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鲁迅先生除了在生活中帮助萧红外，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也全力支持萧红。在此期间，萧红首次以萧红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小说《生死场》，从此步入中国文坛。1936年，萧红与萧军感情出现裂痕，萧红精神上非常痛苦，且疾病缠身，身心遭受到极大打击。为了弥补与萧军感情上的裂痕，1936年7月，萧红只身由上海乘船东渡日本。萧红在东京期间得知鲁迅先生病逝的消息，感到极大的悲痛。1937年，萧红从东京返回上海，4月又只身来到北京，后重返上海。抗战爆发后，萧红、萧军与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道撤离上海去武汉并结识了端木蕻良。在武汉开始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1938年1月，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2月，萧红与萧军

感情破裂，两人从此分开。1939年6月，萧红与端木蕻良正式同居。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乘飞机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八号。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上部。1942年，萧红因受战争的刺激与折磨，以及医生的误诊等原因，于1月22日上午10时病逝，结束了痛苦与挣扎的一生，年仅31岁。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在她短短的10年间创作了近百万字的作品。除《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马伯乐》四部优秀作品外，还有《小城三月》、《后花园》、《北中国》、《手》等一批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

目 录

欧罗巴旅馆

欧罗巴旅馆	(3)
饿	(6)
初冬	(10)
过夜	(13)
他去追求职业	(18)
黑“列巴”和白盐	(20)
当铺	(21)
借	(23)
买皮帽	(25)
他的上唇挂霜了	(27)
“牵牛房”	(30)
十元钞票	(32)
女教师	(35)
一条铁路的完成	(37)
几个欢快的日子	(42)
门前的黑影	(46)
一个南方的姑娘	(48)
小偷、车夫和老头	(50)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52)
两个朋友	(54)
新识	(61)
提篮者	(63)

搬家	(65)
女子装饰的心理	(68)
最后的一个星期	(70)
拍卖家具	(73)
同命运的小鱼	(75)

最末的一块木样

最末的一块木样	(81)
家庭教师	(83)
无题	(88)
记鹿地夫妇	(91)
放火者	(99)
花狗	(103)
飞雪	(106)
度日	(109)
来客	(110)
长安寺	(112)
林小二	(115)
滑竿	(118)
雪天	(122)
剧团	(124)
白面孔	(127)
册子	(129)
春意挂上了树梢	(133)
公园	(135)
索非亚的愁苦	(137)
广告员的梦想	(144)
蹲在洋车上	(149)
中秋节	(155)
烦扰的一日	(157)

破落之街·····	(161)
夏夜·····	(164)
小六·····	(167)
三个无聊人·····	(171)
祖父死了的时候·····	(174)

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记·····	(179)
在东京·····	(181)
回忆鲁迅先生·····	(186)



欧罗巴旅馆

萧·
红·
散·
文·
精·
品·
选



欧罗巴旅馆

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围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我口渴，我说：“我应该喝一点水吧！”

他要为我倒水时，他非常着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怎样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干净是连灰尘都不存在。

我有点昏迷，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又听到门响，他来到床边。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却不，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脸盆来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正在喝着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他说：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

“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

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和白盐。

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

开门进来三四个人，黑衣裳，挂着枪，挂着刀。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两手还是湿着。他们那些人，把箱子弄开。翻扬了一阵。

“旅馆报告你带枪，没带吗？”那个挂刀的人问。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个长纸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剑。他打开，抖着剑柄的红穗头：

“你哪里来的这个？”

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挥着手，急得涨红了脸。

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他也预备跟他们去，嘴里不住地

说：“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妨碍我？”

最后警察温和下来，他的两臂被放开，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他湿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我们只有五元钱。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那白俄说：

“你的房钱，给！”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他好像是很着忙，怕是我们跑走一样。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六十元一月，明天给！”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如此，他摇手瞪眼地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华说：“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白俄：

“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张着跑出去了，去报告警察，说我们带着凶器，其实剑裹在纸里，那人以为是大枪，而不知是一支剑。

结果警察带剑走了，他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了不得的，说你是大刀会。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来取。”

警察走了以后，闭了灯，锁上门，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凄凄淡淡的，我们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

饿

“列巴圈”挂在过道别人的门上，过道好像还没有天明，可是电灯已经熄了。夜间遗留下来睡朦朦的气息充塞在过道，茶房气喘着，抹着地板。我不愿醒得太早，可是已经醒了，同时再不能睡去。

厕所房的电灯仍开着，和夜间一般昏黄，好像黎明还没有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扭开了灯，郎华睡在床上，他睡得很恬静，连呼吸也不震动空气一下。听一听过道连一个人也没走动。全旅馆的三层楼都在睡中，越这样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坚决。过道尚没有一点声息，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轻轻扭动钥匙，门一点响动也没有。探头看了，“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大概这样吧：街车唤醒了我，马蹄嗒嗒、车轮吱吱地响过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

第二次失败，那么不去做第三次了。下了最后的决心，爬上

床，关了灯，推一推郎华，他没有醒，我怕他醒。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若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

天亮了！人们醒了。做家庭教师，无钱吃饭也要去上课，并且要练武术。他喝了一杯茶走的，过道那些“列巴圈”早已不见，都让别人吃了。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窗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赤裸裸，完全和日光接近；市街临在我的脚下，直线的，错综着许多角度的楼房，大柱子一般工厂的烟囱，街道横顺交织着，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样的曲线，高空的风吹乱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市街像一张繁繁杂杂颜色不清晰的地图，挂在我们眼前。楼顶和树梢都挂住一层稀薄的白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撒了一层银片。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我披了棉被再出现到窗口，那不是全身，仅仅是头和胸突在窗口。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

我只能看到街路的半面，那女人大概向我的窗下走来，因为我听见那孩子的哭声很近。

“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可是看不见她在逐谁，虽然是三层楼，也听得这般清楚，她一定是跑得颠颠断断地气喘：“老爷老爷……可怜吧！”

那女人一定正像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地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地呼叫……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晒着阳光的行人道，来往的行人，小贩乞丐……这一些看得我疲倦了！打着呵欠，从窗口爬下来。

窗子一关起来，立刻生满了霜，过一刻，玻璃片就流着眼泪了！起初是一条条的，后来就大哭了！满脸是泪，好像在行人道上讨饭的母亲的脸。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咯，咯！”这是谁在打门！我快去开门，是三年前旧学校里的图画先生。

他和从前一样很喜欢说笑话，没有改变，只是胖了一点，眼睛又小了一点。他随便说，说得很多。他的女儿，那个穿红花旗袍的小姑娘，又加了一件黑绒上衣，她在藤椅上，怪美丽的。但她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爸爸，我们走吧。”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曹先生问：“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是——”我当时不晓得为什么答应“是”，明明是和郎华同住，怎么要说自己住呢？

好像这几年并没有别开，我仍在那个学校读书一样。他说：

“还是一个人好，可以把整个的心身献给艺术。你现在不喜欢画，你喜欢文学，就把全心身献给文学。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只有艺术才是美，才是真爱情爱。这话很难说，若是为了性欲才爱，那么就不如临时解决，随便可以找到一个，只要是异性。爱是爱，爱很不容易，那么就不如爱艺术，比较不空虚……”

“爸爸，走吧！”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只知道“美”，她看一看这屋子一点意思也没有，床上只铺一张草褥子。

“是，走——”曹先生又说，眼睛指着女儿：“你看我，十三岁就结了婚。这不是吗？曹云都十五岁啦！”

“爸爸，我们走吧！”

他和几年前一样，总爱说“十三岁”就结了婚。差不多全校同学都知道曹先生是十三岁结婚的。

“爸爸，我们走吧！”

他把一张票子丢在桌上就走了！那是我写信去要的。

郎华还没有回来，我应该立刻想到饿，但我完全被青春迷惑

了，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虽然现在我并没老，但总觉得青春是过去了！过去了！

我冥想了一个长时期，心浪和海水一般翻了一阵。

追逐实际吧！青春惟有自私的人才系念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几天没有去过的小饭馆，又坐在那里边吃喝了。“很累了吧，腿可疼？道外道里要有十五里路。”我问他。

只要有得吃，他也很满足，我也很满足。其余什么都忘了！

那个饭馆，我已经习惯，还等他坐下，我就抢个地方先坐下，我也把菜的名字记得很熟，什么辣椒白菜啦，雪里红豆腐啦……什么酱鱼啦！怎么叫酱鱼呢？哪里有鱼！用鱼骨头炒一点酱，借一点腥味就是啦！我很有把握，我简直都不用算一算就知道这些菜也超不过一角钱。因此我用很大的声音招呼，我不怕，我一点也不怕花钱。

回来没有睡觉之前，我们一面喝着开水，一面说：

“这回又饿不着了，又够吃些日子。”

闭了灯，又满足又安适地睡了一夜。